

Erwin Blumenfeld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主编 顾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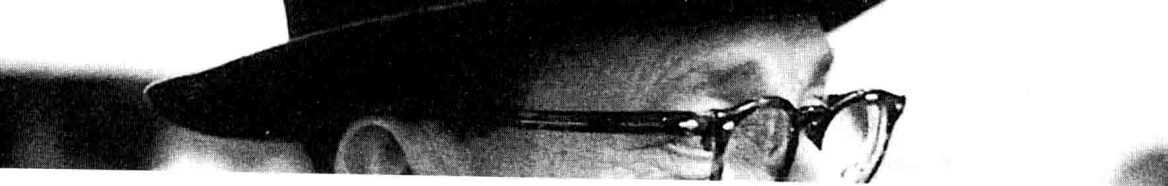
Biography of Master Photographer



摄影大师传记馆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美]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著  
陆汉臻 王媛毅 李海滨 译



摄影大师传记馆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主编 顾 铮

[美]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著  
陆汉臻 王媛毅 李海滨 译

丛书主编 顾 铮  
责任编辑 程 禾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高余朵  
责任印制 朱圣学

*Eye to I: The Autobiography of a Photographer*

The original book was written in German with the title, *Einbildungsroman*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Erwin Blumenfel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orick Blumenfel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1-2009-9号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 (美) 布鲁门菲尔德  
(Blumenfeld, E.) 著; 陆汉臻, 王媛毅, 李海滨译.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5.5  
(摄影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5514-0982-7

I. ①欧… II. ①布… ②陆… ③王… ④李… III.  
①布鲁门菲尔德 ( 1897 ~ 1969 ) — 摄影艺术—研究 IV.  
①J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3916号

摄影大师传记馆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美] 欧文·布鲁门菲尔德 著  
陆汉臻 王媛毅 李海滨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710 × 1000 1/16

印张：14 插页：40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982-7

定价：42.00元

## 总序

顾 铮

不久前,与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谈起,作为摄影出版文化品种之一,世界摄影家传记值得引进,并推介给国内广大摄影爱好者与各界人士。事过不久,丛书责编就与我联系,告知社里已经决定开发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书系。

于是,我从本人收藏的几十本外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家传记中,先行挑选已经在国内摄影爱好者与读者中有了一定认知度的十多位摄影家的传记读本,提供给出版社选择并联系接洽中文版权。同时,我与出版社也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这一过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总体上进展顺利,现在已经有八本世界摄影家传记的翻译版权已经落实,第一期先推出其中三本。

这套丛书已经洽谈版权并投入翻译的共有八本,涉及八位彪炳摄影史册的世界摄影大师,他们是:安塞尔·亚当斯(美国)、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法国)、比尔·布兰特(英国)、欧文·布鲁门菲尔德(美籍德国人)、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美籍匈牙利人)、爱德华·斯泰肯(美国)、沃克·埃文斯(美国)、优素福·卡什(加拿大)。

这些外国摄影家的创作所涉及的摄影题材和样式包括了风景摄影(亚当斯)、报道摄影(卡蒂埃-布勒松、布兰特)、商业摄影(布鲁门菲尔德)、肖像摄影(斯泰肯、卡什等)、艺术摄影与先锋实验摄影(埃文斯、莫霍利-纳吉)、人体摄影(布兰特)等几乎所有的摄影门类。当然,这里所作的归类并不严格,有的摄影家的摄影实践并不只是固定于一种样式,而是跨越了多种样式,如美国摄影家斯泰肯,既是画意摄影的先驱,也是美国商业摄影最早的弄潮儿,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战事报道摄影的组织者,也是在美国艺术体制中逐步确立现代摄影地位的实际运作者之一。从摄影家的国别看,丛书也包括了欧美各国摄影家,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了解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摄影状况。其中有些人因为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而多有迁徙,国籍有变,其人生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书,更不要说再加上其摄影艺术上的赫赫成就。而从传记的写作

形式看,既有“一本正经”地按照西方传记格式写作的“正传”(如卡蒂埃-布勒松),也有由摄影家本人撰写的妙趣横生的“自传”(如布鲁门菲尔德),更有严格按照学术要求撰写的学术指向强烈的“评传”(如莫霍利-纳吉)。因此可以说,这批摄影家传记的内容与形式之丰富,实为了解世界摄影史的最佳补充读物,也为我们今后如何撰写这方面的传记提供了标高与范本。

长期以来,国内的摄影读者(至少包括了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工作者、视觉艺术工作者等)对于世界摄影史的了解大多停留于阅读简单通史型读物的状态,无法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国外更新的研究成果,而基础性的可供参考的相关材料几近于无。世界摄影家的中文传记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印象中仅有两本中译的罗伯特·卡帕传记。因此,虽然目前也有一些“文化人”想写些与摄影有关的文章,但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世界摄影家的“故事”、“逸事”太少,因此,难以涉笔成趣,更遑论敷衍开去。而在摄影教学(可能与摄影史教学关系更大吧)中,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摄影人物的详尽的创作与人生经历作“引子”与“诱饵”,也会流于空泛。而对于这些摄影大师(可惜传记往往只以大师为写作对象)的创作甘苦,阅读他们的传记不失为一种领悟方式。所谓的摄影史教养,其实也与这种种与摄影有关的历史细节有关。相信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丛书的引进和出版,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会带动中国摄影家传记写作的繁荣。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把本来相对平面的、甚至是干巴巴辞条式叙述的摄影家“标签”,转化为立体的、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并进一步加深对于世界摄影史的理解,培养对于摄影史的兴趣。当然,在现有这八本传记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争取引进更多、更好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读物与读者见面。感谢丛书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感谢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及丛书各位编辑的努力。

2009年3月

## 目 录

|          |     |
|----------|-----|
| 总序 ..... | 001 |
|----------|-----|

### 第一部分

|                      |     |
|----------------------|-----|
| 1. 胎教 .....          | 003 |
| 2. 医生 .....          | 004 |
| 3. 分娩 .....          | 006 |
| 4. 墓志铭 .....         | 007 |
| 5. 名字无所不在 .....      | 008 |
| 6. 妈妈 .....          | 009 |
| 7. 爸爸 .....          | 011 |
| 8. 父母的希望 .....       | 016 |
| 9. 爷爷摩西和奶奶丽塞特 .....  | 017 |
| 10. 外公亨利 .....       | 018 |
| 11. 海因茨 .....        | 019 |
| 12. 安妮 .....         | 021 |
| 13. 孩子们的游戏 .....     | 022 |
| 14. 恐惧 .....         | 024 |
| 15. 禁忌和图腾 .....      | 028 |
| 16. 伊万 .....         | 032 |
| 17. 威廉大街 140 号 ..... | 033 |
| 18. 钟表匠吉埃里兹 .....    | 036 |
| 19. 学校 .....         | 037 |
| 20. 过去和达盖尔银版摄影 ..... | 044 |
| 21. 最好的朋友 .....      | 045 |

## 第二部分

|                         |     |
|-------------------------|-----|
| 22. 感性教育 .....          | 053 |
| 23. 妓女 .....            | 057 |
| 24. 艺术 .....            | 059 |
| 25. 音乐 .....            | 060 |
| 26. 戏剧 .....            | 064 |
| 27. 镜子 .....            | 065 |
| 28. 诗歌与散文 .....         | 068 |
| 29. 受戒礼 .....           | 069 |
| 30. 发现的乐趣 .....         | 071 |
| 31. 我的奥林匹斯山神 .....      | 074 |
| 32. 世纪之交 .....          | 075 |
| 33. 衰败 .....            | 079 |
| 34. 莫西与施洛豪尔联合服装公司 ..... | 080 |
| 35. 爸爸的终点 .....         | 084 |
| 36. 普林奇普 .....          | 087 |
| 37. 莫西先生的未来是黑色的 .....   | 088 |
| 38. 战争爆发了 .....         | 091 |
| 39. 小琳 .....            | 097 |
| 40. 英雄的生活 .....         | 098 |
| 41. 过去与战争 .....         | 100 |
| 42. 维立叶尔小城 .....        | 107 |
| 43. 露西尔 .....           | 109 |
| 44. 209 号战地妓院 .....     | 110 |
| 45. 犹太街的一些妓院歌谣 .....    | 112 |
| 46. 佛兰德斯地区 .....        | 113 |
| 47. 强行军 .....           | 117 |

|                   |     |
|-------------------|-----|
| 48. 休假 .....      | 118 |
| 49. 没有光彩的和平 ..... | 128 |

### 第三部分

|                         |     |
|-------------------------|-----|
| 50. 荷兰 .....            | 135 |
| 51. 黑色悲情 .....          | 139 |
| 52. 巴黎 .....            | 141 |
| 53. 美人海莲娜——前因后果 .....   | 144 |
| 54. 美女格林的故事 .....       | 147 |
| 55. 在《时尚》杂志 .....       | 148 |
| 56. 成功了! .....          | 153 |
| 57. 出逃 .....            | 159 |
| 58. 我的最英俊的模特 .....      | 163 |
| 59. 从天堂到地狱 .....        | 168 |
| 60. 劳里奥 .....           | 173 |
| 61. 阿里耶日的勒维内 .....      | 176 |
| 62. 卡图斯 .....           | 183 |
| 63. 天启三骑士 .....         | 184 |
| 64. 如何得到你的美国签证 .....    | 186 |
| 65. “维素山”号 .....        | 188 |
| 66. 布鲁门菲尔德摄影室有限公司 ..... | 191 |
| 67. 艾黛尔 .....           | 194 |
| 68. 向西部进发啊! .....       | 201 |
| 69. 奥霍尔 .....           | 202 |
| 70. 重拍 .....            | 205 |

|          |     |
|----------|-----|
| 附记 ..... | 207 |
|----------|-----|

# 第一部分



## 1. 胎 教

车夫哼唱着一段自创小调，“驾，驾，马儿，不要停步，迈开蹄子嘚嘚向前跑啊”，赶着马车把那即将成为我父母的两人从菩提树下大街的柏林皇家歌剧院拉到威廉大街的公寓，他们俩正在马车的窗帘后面吵得不可开交。尽管一身簇新燕尾服的爸爸已经强忍着不打瞌睡了，但在特里斯坦那没完没了的咏叹调《情死》<sup>①</sup>面前，还是没能做到。

细枝末节姑且不究，总之，我在1896年5月5日子夜时分，被随便地扔进了我的第一间“集中营”。蜷缩着身子，在独自的幽闭中羁绊九个月，在那种惨无人道的生存状况下人注定会走向消亡，我就这样开始学习如何死亡。（20年代人们常常会问：“胎教，对你意味着什么？”）母腹集中营：就是一间亚热带的黑暗房间，潮湿憋闷，通风不畅。发育设施：难尽如人意，本该更好——却不合格。我的命运：从黑暗空间到黑暗空间。换句话说，我是个好无端发牢骚的人。

我那引以为豪的记忆力，却没能令我记起自己的孕育过程。从生殖行为到我们的血肉之躯的演化过程那样繁杂，弄得我们往往记不起来。留存下来的，只是形式多样的潜意识原初记忆：力比多的变奏曲。我们活着只为了了一件事：生活。为了搜寻这一隐秘的主题，我们将要花费一生的时间。一旦被带到尘世，我们的自由意志也就到了头。（“我颂唱的自由——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林格尔纳茨<sup>②</sup>）

虽然我身处纽约曼哈顿这藏污纳秽的死岛，徒然地试着经营我的安乐窝，衰老——这个冷硬如石的访客——仍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我的额头。即使我对这个境况早已有所预见，但它却是势不可挡。我一贯稚嫩保守，畏首畏尾，为天堂之路铺满了蹩脚的借口。纵然是我的虚荣心也没能预见我死时还可以“青春明丽，头发里夹着藤叶”。我的一生都在挥洒着自取灭亡的激情，这可能就是有些人所说的活力。

我母亲那冷不丁的习惯性痉挛真令人气恼，加上她那没完没了的坐立不安，于是我的监狱每一分钟都不得安宁。我已经当了太久的胎儿，终于，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都失去了耐心，局面也顿显明朗。我连踢带踹地试图要出去。但是在这个跳出油锅又掉进火坑的征程中，得以见到青天白日的唯一方法就是痛苦地从白令海峡般的产道中硬挤。当妈的可不喜欢分离，特别是与她的儿子。如果她自己有法子，我恐怕现在都还困在那儿。她那句经久不息的“智者从不厌烦”真把我烦死了。此外，她与众不同的心脏，不光迫使我得设法尽可能快一点，还将我的心跳频率搞成了一分钟六十次。至今，它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已跳了两亿多次。我成了一个病态的计数器和复计器。只是在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六十七岁的我，才第一次发作了心脏病。

①《情死》是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最后一个咏叹调，被认为是全剧的高潮。

②林格尔纳茨是德国作家和画家汉斯·伯蒂歇尔(1883—1934)的笔名，他以讽刺诗闻名，与达达主义运动关系密切。

一直在旁边高度戒备的接生婆拉蒂斯拉瓦·库尔梅夫人行动了起来。她朝我柔软的小脑处使坏地轻轻捏了一下。这激起了我的愤怒，而我母亲那永远荼毒我生命的宫缩反应也紧随而至：分娩开始。

我报复了库尔梅夫人。两年后，当我母亲怀着我弟弟的时候，她到牛奶市场向这个能干女人请教。当她们在一边悄声嘀咕着有关生孩子的种种秘事时，我在房间一个黑暗的角落给一些想象中的玫瑰花浇了水。报复的感觉真美妙。那通饱含诗情画意的刻意放纵让我的屁股挨了一顿揍，因为所有的罪恶都该得到报应。

## 2. 医 生

当破裂的羊水汇成了一股充满希望的涓涓细流时（置身其中，那更像是轰响的莱茵瀑布，威胁着要把我从高处扔进去），铃儿夹杂着细碎的马蹄声，在外面的雪地上，欢快地响成了一片。我们的家庭医生像奔丧一样，凝重地乘着他租来的炭黑色雪橇来了。身穿熊皮外套的车夫紧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装满刑具（镊子和铁棍）的袋子。若是让专业人士自己提袋子，那会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

路德维希·格伦瓦德医生：留着泛红的胡子，头戴黑色高筒礼帽，手戴黄色羊羔皮手套，身着深绿色的提洛尔罗登呢披风和黑色长礼服外套，很有些无所不能的架势。他像柏林所有的行医者一样，夏天都以双肩背包和登山杖为伴——尽管有恐高症，但仍然情绪高涨——欢快地一路唱着约德尔歌从一个山头迈到另一个山头。单单想到这个就让我头晕目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在一次雪崩中经由格林德瓦从帕鲁峰跳上那么一次，径直跃到报纸头条。而在漫长的冬夜，他往往拉着小提琴，和三个同事练习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的四重奏打发时间，当只有另外两个人时，就玩三重奏。

“重在预防”是他的座右铭。他的处方上写的都是象形文字，一些内容是大家共有的，但另一些则是各得其所。他惺惺作态地用草药茶和温热的灌肠剂在一瞬间就帮我们调理了肠部功能。不加甜味剂的可可水能让肠道堵塞，还有可以让你的肚腹重获通畅的大黄泡蓖麻油。他的诊断能力很糟糕，相较之下，我在另一方面却很擅长，那就是测体温。即使在会数数之前，我就能够报出任何想要的温度。那时候，燥热无一例外都和直肠有关。

他一股脑儿地用香脂、碳酸氢钠和溴化物这些东西来对付打嗝、肠道紊乱和心灼热这些毛病，为病人缓解轻微的腹痛时，就注射一种怪里怪气的化合物，加上霍夫曼医生的几滴药水；应付阑尾切除后那种剧烈的疼痛也如此。我把他用来治疗痔疮的痔疮栓拿去喂马，应该说这是受了威廉·布希<sup>①</sup>漫画里的顽童马克斯和莫里茨的强烈影响。治冻裂的手时，他用硝化甘油来涂

<sup>①</sup>威廉·布希（1832—1908），德国画家和诗人，以讽刺性的插图故事作品而闻名。《马克斯与莫里茨》是威廉·布希的第一部插图故事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抹,而治疗腰疼和腮腺炎的方法是,把手放在滚烫的芥末石膏板和牛奶冻敷布上。如果没有食欲,精神不佳,就喝加了三滴盐酸的桑葚汁;那盐酸在妈妈的大理石桌面上啞啞作响时,足以证明它的效力有多强。至于身体虚弱,要么是鸽子汤,要么就是打进了半个鸡蛋的糖稀饭。如果虚弱加剧,病人体力下降,则有萨玛托和萨纳托根粉剂。对于长期贫血,用鱼肝油配上富含铁元素的菠菜。对待咽喉发炎,他开的处方是用盐水频繁漱口,但首先他会用一把银匙的柄按压你那布满舌苔的舌头,压到你痛得根本无法发出“啊——”的声音。治百日咳用百日咳素,治感冒用先进的杀菌药福马明特,治支气管黏膜炎就是将半个柠檬泡在温水里,加一茶匙糖和阿司匹林、安替比林、匹拉米洞各半粒,接着将病人裹进湿冷的床单里。要是患了双侧肺炎,就任由病人等死了。他用奶油泡芙和轻微偏头痛粉驱走了头痛——不幸那疗效也只是暂时的。眼睛长了麦粒肿,则用鱼石脂软膏和稀铅醋液,对于严重的眼病,就用那贵得吓人的蒸馏水兑上等量的硼酸溶液。如果所有那些都不起作用,就不得不叫那位世间难得的专科医生——斯莱克斯医生来应诊了。他总会视而不见——格伦瓦德医生束手无策之时就轮到他大举得利了。对于当时常见的阵发性昏厥,或者轻度昏死,氨水溶液有奇效。那刺鼻的气味是怎样让你泪水盈眶的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死去的亲人臭气熏天了:他们在魂飞魄散之后,仍然化身为氨水溶液和我们一起。颈后生赘肉的孩子用盐溶液清洗时,那可是一番剧烈的刺痛!硝酸银会去除或缩减赘肉。治疗疮和雀斑用酵母。对付任何一种病理性兴奋,首先是一勺糖水,然后扯着耳朵狠狠地揪几下。如果两者都不起作用,就会迫使你站在角落里,再猛地将你扔上床,令你惊魂未定地瑟瑟发抖。使用稀铅醋液的效用还不清楚。如果你说有耳鸣,你会径直被带到一边站在角落里,听好好医生悄声念道:“小笨蛋,炮兵,巧克力。”你什么都不能听见,因为他用手掩着嘴。如果你一点没听到,那么你就是得了脓毒性中耳炎。他在治疗之前,会威胁说如有必要,就刺穿你的耳膜,接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里面倒沸油。牙医瓦尔萧克(他的左腿短了十厘米,而他的右腿,真不幸,恰好又长了十厘米)钻牙洞,拔坏牙,一瘸一拐地走着路,在我们被带去看这位还算不错的医生之前,家里人就在我们肿胀的牙龈上擦些药油或者碘酒。母亲喜欢用一根细绳拔牙,尽管满腔热情,却拔错了牙。好好医生——自己就是一个顶级的撒尿大师——还偏要将“撒尿”说成“排尿”,而我把这听成了“你就在里面”,由此理解了膀胱的功能,也稀里哗啦尿湿了床。

好好医生每两个星期来给全家人,包括用人,做一次体检,上下前后,里里外外,面面俱到,这应该是因为看上了——也或许是看不上——那笔每年一百五十马克的酬劳。每年两次,当皇帝陛下和他的七个儿子(我知道,我知道,他只有五个儿子,但他们看上去比那多得多)骑着马,引领身着黑红白三色的近卫团在盛大的春秋两季阅兵操演结束后耀武扬威地返回城堡时,作为奖励,我们被允许到医生家里,坐在靠近科希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拐角的窗边,向他们欢呼致敬。

### 3. 分 娩

那天,我们亲爱的老希波克拉底像往常一样,用一杯烈性脱凯酒和一块莱布尼茨饼干来为自己鼓了鼓劲,同时,还努力地安抚了一下我那焦躁不安的父亲。正紧张地抽着雪茄的爸爸,一边在吸烟室里走来走去,一边还不停地背诵席勒的《钟之诗》:“热情消逝,爱念定存。花朵枯萎,果实必至。”(高中时我曾因为冲着这首诗大笑而被赶出了课堂。)后面两行——“人必须勇于走出自己的天地/置身于充满敌意的世界”——在我们的“医神”爱斯库拉皮厄斯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带着唯一的武器——听诊器,闪身进到产房为急性妊娠做诊断。这种症状的唯一应对办法就是即刻分娩。他毫不犹豫地脱掉羊皮手套(戴着它可是舒服极了),露出了毛茸茸的双手。过去,每一次分娩都是刀尖下的一场生死战。好好医生几乎从不洗手;只是在后来,后一辈的诺克斯医生才提出了洗手的做法。

我在恐惧和颤抖中迎来了自己的最后时刻。我被一种不专业的手法强行推进了这场残忍的人生。当我读到出口处的邀请语“进去的人啊,抛掉你所有的希望吧”时,想折回去已经太晚了。在那一时刻到来之时,我一直浑浑噩噩,随遇而安,完全依赖惯常的脐带法则过活,与之一刀两断的结局竟也无痛无觉,那可真令人回味无穷,而后来,当我思想意识的脐带被切断时,却是痛彻心扉。现在,我这样一个机能齐全、性情独特的自然玩物,就得靠自己了。人,奴隶,识道义的大嘴猴,堕落的食肉兽:“智人”。我惊奇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的一切都是上下颠倒的,模糊的,失焦的,就像在一架照相机里:女性的一举一动,不是呈现在点点肉光中,就是在梦幻般的亮灰色调里,再不,就是在灰蓝色调中,万事万物都显得莫名其妙,毫无章法。我只是在后来才发现了:妈妈!

就这样,在1897年1月26日,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山穷水尽、无声无语、不折不扣的我在半挤半压之下,一丝不挂地投身到了清新的空气中。他们觉得应该让我呼吸,于是拍了拍我的背,而我吸进的,却是混杂着来沙尔消毒剂散发的煤焦油怪味、热气腾腾的马粪臭味以及阴沟水的气味——举世闻名的柏林空气:

哦,这芬芳的柏林空气,空气,空气,

这气味可真稀罕,稀罕,稀罕!

那个见血眼开的老封建接生婆眉飞色舞地向全世界报着喜讯:“大小伙子!”爸爸以一句引文回应道:“是个男人!”还在笨手笨脚地取出胞衣的医生把这话翻译成了拉丁语:“Ecce homo!”“他看上去难道不就像个皱皮皱脸的小老头吗,”妈妈高兴地喃喃自语,接着加了一句,“就像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表现了她错用谚语的天才。

我也很高兴离开了妈妈的身体,也很高兴讨得了父母的喜欢,但我知道这种感受持续不了多久,全然的崩溃感就会取代到这地狱一般的新国度做人的新鲜感。虽然我下定决心要爱全人类,但还是被这多余的人堆吓退了。难道一个人连安宁地出生都不行吗?

万物之初都是丑恶的,要领略到美好绝非易事。美好会是小卡萨诺瓦利斯梦想了九个月,来自维纳斯山的布道词吗?他们把我泡进热水里,将我擦洗干净,啪的一声把我扔到换衣台上,给我抹了油,往我全身扑上了佩齐牌抗感染爽身粉(“只有正品才附有这个商标!”),而我那娇嫩的婴儿屁股则被涂上了一些坚硬的氧化锌软膏。接着,我被紧裹进襁褓,丢进了那个白色的铁摇篮:这一切便是新式的卫生。

出生的创伤尚未平复,我只得伴着柔弱的呻吟,在睡梦中寻求庇护。终于我可以一个人独处了,我又是蹬腿又是尖叫,想要自己睡着,回到那场我从来就没有清醒过的千年长觉中:历经所有尘世生活的可怕驿站,在语言、国家、战争、女人、迷宫、冒险、书籍、美好、垃圾、智慧、愚蠢、真理、谎言、锁孔之间穿梭往返——放眼观看并不等同于所得?所知?

我的第一段休息被欣喜若狂的爸爸搅扰了,他从吸烟室一路小跑过来,在我这个当然继承人的婴儿额上印上了一个湿吻。气喘吁吁的他还迸出一句满怀敬意的“认识你自己!”那应该是句希腊语,不过带有下萨克森口音。那时候每个城镇都说当地的希腊语——最纯正的当属汉诺威附近的勒尔特。我父亲一点不会讲希腊语这个事实让他怀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那句希腊语大意应该就是“了解你自己”。听到那些字词就是要注重它们的意义,所以我触碰着自己的身体以了解自己。就像亚当了解他的夏娃一样,我逐步体悟到了自己幼小的灵魂,我的命运:注定一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还有,最为重要的是,那是什么时候?早在弗洛伊德和荣格那个骗局横行、古旧不堪的年代之前,我就已经自己开始坚持不懈地以原欲进行自我评估了:布鲁门菲尔德摄影工作室有限公司,纽约州纽约市立中央公园南222号,邮编10019。我想要的就是活下去,用我的精神感染这世界。我的处境已经开始捉摸不定了。

#### 4. 墓志铭

为了消磨时光,我为自己那黑色的大理石灵台寻找着墓志铭。莎士比亚这样与生命的狂风暴雨作别:

如今,我一生的魅力遍掩沙石,  
我自己的力道已是弱不禁风;  
……如今,我想要精灵施魔作法:  
但我的凄然已成定局,  
除非……

——或者帕斯卡的“人类逃不掉犯傻,因此,即便是在做完了新一轮想与傻事划清界限的蠢事后,还是免不了疯疯傻傻!”——亦或者,伏尔泰的“粉碎卑鄙无耻!”我要挣脱我的母语,却是徒劳无功。

我的动力来自对百科全书的狂热;既然我并非无所不知,那我就想要事事了然。布鲁门菲尔德自己的《我的奋斗》:我是应该按照蒙田、伏尔泰、卢梭、叔本华、尼采的方式探求至道真理,揭露虚饰伪作,还是发挥犹太大法师的潜质,遵循着对神秘主义和神秘化的向往,成为一个吹牛大王、幻想家、魔术师、行医者以及像卡里欧斯特罗、卡萨诺瓦、圣西门和霍迪尼那样的江湖老手?

当奥斯卡·王尔德在雷丁监狱向他的波希抒写苦情时(不幸被他的出版商无情地删改了),当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和伊莎贝拉·兰波,像情同手足的好姐妹一样,忙活着为她们那遁入疯狂的弟兄们篡改未发表的手稿时,我却为了探寻绝对和救赎来到了这个世界,悉心关注起了我的首要问题——寂寥。我就像那看似拥挤的天空中的一颗孤星,将牙齿凑向自己的身体,咬起了我那仍旧美味可口的小指甲。

时间很紧迫。我得用文字为后人记录下这世界末日的所有事物——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历史进程 = 患病历程 = 虚构传奇故事 = 一张蝇营狗苟之辈无法脱逃的谎言之网。

“万事有始即有终。”

## 5. 名字无所不在

未经我的同意,他们就用家族友人——一位丧礼帽厂商的名字给我起了名。大家总是告诉我,那个好出风头、油嘴滑舌的欧文·米尔伯格,在格劳厄斯·克洛斯特学校念书时回回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就因为那位模范生,我一生注定要背负着欧文这个令人难堪的名字了。为纪念祖父布鲁门菲尔德,我在受洗礼上还被命名为摩西,这事将我和全世界都蒙在了鼓里。另外,史坦巴哈那位已荣升天国的欧文,作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设计师,似乎对我在一些事物方面的过度热忱有着部分影响,比如大教堂、管风琴、教堂花窗、圆花饰、圣饼、圣体、熏香、圣水、殉道者、圣徒遗物、祈祷轮、念珠、忏悔室、大屏风、各式各样的凳子,萨拉班舞和托卡塔曲——带赋格或者不带赋格——(哥特风格、非兹哥特式、多里安式、爱奥尼亚式、讽喻式)、巴洛克的帕萨卡里亚舞曲、帕凡舞曲,那些与之异曲同工的生搬硬套的假恭维,胡说八道,华而不实的破玩意儿以及种种繁文缛节。

我诞生在德皇生日前夕,生辰八字(水瓶座)合乎兴旺发达的寄望。多亏了我那幸运星座,我才没有被叫做威廉。承蒙天恩的德意志皇帝暨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那精确的表述是政府公文才操心的问题)拥有盖世的权力,连我的青春岁月也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是一个留着八字须的君主,总像个小孩一样满脸气鼓鼓。那个时代,气势汹汹就是全世界的一贯面目。

## 6. 妈 妈

我的母亲艾玛小姐,本家姓科恩,1869年12月11日生于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当时还这样叫;但在希特勒上台后,那词移植了辅音,变成了波兰的斯德丁)。她身材瘦小:那是因为患有佝偻性脊柱癭病质这种英国病。好好医生为她开出的处方是用红酒冲服小铁丸和生锈的铆钉,再洗盐水处理:你需要血和铁,才能造就铁铮铮的体质。那时还没有维生素ABC这种后来才出现的东西。

因为她的胸脯平坦无物(通过胸针,才能判断那是她身体的正面),家人在我还有整五个月才出世的时候,就与淑女联盟广场的专业乳母中介签了一份合同,以十五马克的定金,雇佣了一位从1897年1月起可以从快活林随传随到的“优质乳母”。妈妈的胸前没法令我搜寻到奶水,因此我随即被按进了乳母鼓胀逼人的怀里。

即使是在分娩过程最艰难的时候,妈妈也不愿屈俯尊姿,将她那副系着精致金链的夹鼻眼镜从扑过蓝白色香粉的亮红色鼻子上拿下来。从一开始,这个富有智识、满腹偏见、嗅觉发达的上流贵妇就尽其所能地保护我免受恋母情结的侵害。即便是透过钥匙孔,我也从来没见过她的裸体,感谢上帝。她几乎就谈不上有身材,对此也不予重视。我没有成为妈妈的乖男孩儿,相反,我一头扎进了洗衣篮里,通过深入调查她的内衣裤,成为了一名恋女衬裤癖。不幸的是,女人的衬裤如今已经没有神秘可言了。昨天的荒诞不经到今天已是见怪不怪,就像不久前塞涅卡所言,“昔日的道德沦落现在倒成了洋洋大观”。

母亲有十万马克的嫁妆,那笔钱在1893年令她这位婚恋好对象大跌身价,虽然这份嫁妆被时不时地提及,但我父母的婚姻从表面看来,却不像是桩金钱交易,倒像是灵魂的结合。确切地说,母亲并不活泼好动。尽管她确实有个网球拍和两只网球,但她既不会发球也不会接球。每星期她会带上一只柳条篮子,里面装上四分之一瓶红酒、四分之一只烧鸡,还有用散发着酸味的废旧洗碗布精心包装的半块肥皂,前去造访穷人,这才是她唯一的运动。在我青年时代,所有家境优裕的女士都是以这种慈善活动来抚慰她们敏感脆弱的良心。那叫做善事,绝对该叫善事,亲爱的。

她是个恪守原则的人。我认识的人里还没人能做到像她那样守得一丝不苟。按照原则,她支持超现代的三子制度(令人感到愤怒的是,我充当了它三分之一的证据),赞同借助游戏和字谜开展的先进教育。出于更大的原则,她反对“自由性爱”及其要命的后果。她在坚信不移地用谚语来教育我们时,总是怀着一份幸灾乐祸: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徒有良好的愿望而不去努力实现,后悔莫及。小人闲居做歹事,做了坏事就现形。三思而后行,坏事传千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你就能笑到最后,勿道人之短,棍子和石头可能会弄折我的骨头,但是言语(恶言恶语、风言风语)不能伤害到我。睡得早,起得早,聪明富裕身体好,时间就是金钱,沉默是金,闪光的